

7岁丧父、12岁丧母，从小就吃苦耐劳的万春花，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 从农民工到总经理

本报记者 刘兴 通讯员 张祖珍

“从现在开始，我要用1个月时间，来强迫自己做好两件事：第一，多和那些老板聊天；第二，多认字，努力把好东西记下来。”这是16年前，32岁的万春花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只上了半年学的她，竟然将写日记的习惯坚持到现在。她也没想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竟然成为一个大老板——江西万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春花捧出一大摞日记本，《经济日报》记者数了数，整整26本。翻开本子，只见每一页都记得密密麻麻，记录的全是万春花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点点滴滴。从这些稚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万春花吃苦耐劳、好学上进、追求创新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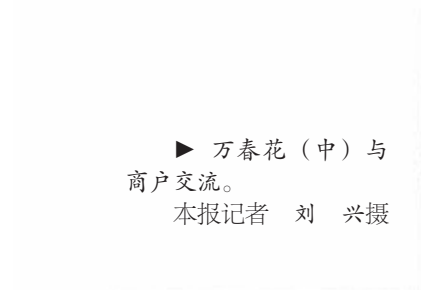
##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挑红砖拌水泥，种田地当裁缝，进城开窗帘店、做库管兼职保洁……翻看着有些泛黄的日记本，万春花的思绪回到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尤口乡一个小村庄的万春花，家里兄妹7人，她排行老六。小时候，家中人多地少，生活艰辛。“我父亲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万春花有点黯然地说，自己当时正在读小学一年级，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拿到小学毕业证。遗憾的是，父亲过世后，只上完一年级上学期的万春花不得不辍学在家。12岁时，多病的母亲也离开人世。此后，万春花和五哥万春龙及小妹万水凤三个人一起生活。五哥为了生计，小小年纪就独身一人跑到南昌做小工，扛石板、搬水泥，万春花和妹妹留在家中干农活。

“父母在世时一再教育我们，不要怕吃苦。肯吃苦，苦一阵子，怕吃苦，苦一辈子。”对于父母的告诫，万春花一直铭记在心，并暗暗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肯吃苦，为父母争口气。她还把这句话认真地写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五哥就肯吃苦，一般凌晨3时从村里出发，走好几个小时，步行几十里路到南昌做事，但他从来没喊过累，也丝毫不偷懒。”13岁那年，懂事的万春花主动提出跟着哥哥一起到南昌打工。“干的都是苦力活，挑红砖拌水泥，肩膀肿了就垫块破布，饿了就啃口冷馒头，收工后累得进工棚倒头就睡。”万春花告诉记者，看到她干这样累的活，五哥非常心疼，好几次逼着她回去，但她都坚定地摇摇头，一干就是好几年。

1994年，成家后的万春花靠着一台缝纫机，和妹妹一起自学缝纫技术。没有布匹练手，她们就到废品店讨要旧报纸，用米汤一层一层地粘起来，作为“样布”裁版、走线、缝合。由于不熟练，缝纫针常扎到手。“起初一扎到熟就跳起来，伤口流好多血，后来都麻木了。”万春花说，熟练后，她在江西氨厂附近开了一家小小的窗帘店，一边种田，一边做窗帘。为省钱，她的饭菜都从数十里外带来，冬天时即便蒙上厚厚



▲ 万春花(中)与商户交流。 本报记者 刘兴摄



▲ 万春花(左)深入商户了解情况。 本报记者 刘兴摄



的破棉袄保温也会冷掉。凭着不怕吃苦的干劲，万春花的窗帘店逐渐在氨厂附近小有名气。“10多年过去了，我可以自豪地说，到现在都还没有一家窗帘店比我们做得好。”万春花说。

让万春花高兴的是，家族中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在后辈中得到了传承。由于自己忙着创业，万春花无暇照顾两个儿子，但他们毫无怨言，这让万春花既愧疚又欣慰。

## 勤学多问抓商机

2000年对于万春花及万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万春花彻底告别了田地，来到五哥承建的江西省洪城大市场附近的一栋大楼里，当起仓库保管员，开始跟租用仓库的服饰批发店老板有了接触，并萌发了在南昌建设一个服装批发零售市场的想法。

当仓库保管员期间，万春花还在附近3家家电商库兼职做保洁，接触了一些商行的老板。在和老板们的聊天中，她眼界大开。回到宿舍后，万春花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就像播放幻灯片一样，回放着白天的聊天内容。“我要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写字、做生意，现在不会不要紧，多练几次多做几回，迟早就会了。”下定决心后，万春

花立即买来日记本，开始将听到的要点一一记下来。

想了解更多信息，就需要和更多人接触。从此，只要有时间，万春花就穿梭在附近的各大商行中，逢人就问要不要帮忙，为的就是增加见识。由于开过窗帘店，万春花对服饰这一领域充满兴趣，并进行了深入了解。万春花说，她2007年之前没到过南昌市以外的地方，但一说到广州的十三行、上海的七浦路、北京的动物园这些全国的专业服装批发市场，她比亲身到过的人还熟悉。那时，广州、上海等地的服装批发市场已完成改造，建起专业的室内批发市场。但在南昌，大多数服装市场都是地摊经营，经营环境不好，服装档次也不高。在南昌建一个大型的室内服装批发市场，完成对南昌服装销售市场的升级——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万春花心里涌动。

## 用创新攻坚克难

搞建筑的五哥肯吃苦，事业越做越大，逐渐把那些仓库收购了进行出租。2002年，万春花向五哥提出，如果把仓库改建成服装批发市场，走高档路线，肯定要比单做出租赚钱。她还拿广州、上海等地的服装批发市场举例，并叫来几个关系好的服

装批发商一起进行“鼓动”，终于勉强说服了五哥。用贷款和自筹得到的1000多万元，万春花对整个大楼四层进行统一装修，命名为“万马服饰广场”，开始招商。

万事开头难。“由于是新市场，加之没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很多商户都持观望态度。后来，我们创新性地提出对重要商户执行不同的免租政策，推出关爱‘40’‘50’群体，这些群体不但可以3年不交租，还能实现再就业。”万春花说，几经努力，2003年10月28日，万马服饰广场改造一新，正式开张。更大的考验出现在2004年、2005年春节之后，服装淡季到来，不少入驻商户选择了关门歇业，整个商场一片萧条。

“我把公司经营得不太好，很多事情都不会管理，特别难受。”这是万春花2005年3月7日日记中的一段话。1000多万元的投资砸了下去，其中还有7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市场做不起来的后果不敢想象。心急如焚的万春花不断寻求对策，后来，她制定了服装批发市场商户签到制度。商户不理解，她就一家一家上门解释。这一“开先河”式的做法，让开业的商户越来越多，前来购物的顾客也多了起来，市场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2008年，整个服装行业受到冲击。站在共赢发展的角度，万春花力排众议，推出“租金五年不涨价”政策。这一着棋，让万春花和她的万马再次受到大批商户的欢迎。2013年，面对电商汹涌而来的冲击，万春花又提出“两个五年计划”，就是在2008年到2013第一个五年的基础之上，推出2013年到2018年第二个五年不涨租金的承诺。“万马迟早会淘汰，但一定会有新业态来应对。要想真正抓住发展机遇，还需要不断创新。在起步阶段，我们不定期组织商户前往广州、上海等地学习考察，还组织他们赴韩国学习交流。”万春花表示，早在2009年，万马就想到进军电商行业，招聘了大批大学毕业生开发电子商务；2012年，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了服务器，搭建起电商平台“万马谷”，成为服装电商行业中的先行者。

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万春花带领团队积极应对。如今，她搭建了“万马T.time网上商城”电子商务平台和微信平台，希望在网上再造一个“万马服装城”，打造永不关门的商场。“未来，公司还将按照资本、科技、实业并驾齐驱的发展模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越。”万春花踌躇满志。



# 张阳会村的第一生产力

本报记者 余惠敏

“杨富国是中央给村里下派的‘第一书记’，也是村里的‘第一生产力’。”如果你来到山西省临县张阳会村，打听杨富国是谁，就会有村民这样告诉你。

这个“第一书记”去年8月进村。之前，中组部、中央农办、国务院扶贫办决定选派中央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党组织涣散的贫困村去当“第一书记”，在中国科协当副处长的杨富国就报了名。

“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想为农民做点实事。”在中国科协工作多年的杨富国，深深理解科技的力量，驻村一年多来，努力将科技带进山村，成为村里的“第一生产力”。他带给张阳会村三条“路”。

## 修一条进村路

张阳会村位于山西省临县雷家碛乡东部，辖5个自然村，524户1436人，人均纯收入2000元。这里山大人稀，出行不便，产业结构单一，是乡里有名的贫困村。

杨富国驻村后，谢绝村里安排他住乡镇上的好意，在村中窑洞住下来，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一个月，言谈举止间已成了正儿八经的“村里人”。

村里人就要想村里事，杨富国想的第一件事是修路。张阳会村在大山深处，要进村还得走20里乡间路。这条路坑坑洼洼，一下雨处处泥泞积水。农忙季节向地里运些化肥、农药，三轮车根本上不了山，只能靠村民手抬肩扛。村里人都想修一条好路，却一直没修成。

杨富国组织村里的党员干部开会，说：“咱们人穷志不穷，路必须要修，不解决阻碍群众生产的问题，怎么脱贫致富？”

在这个会上，杨富国第一次向村里人承诺：“路一定要修，修路资金我来想办法！”

为了把路修好，杨富国一方面积极协调村里自筹部分资金；另一方面不断向县里反映问题，得到县政府20万元资金支持。资金到位后，他又带领村民紧张施工，历时一个月，就完成20公里乡间路的修缮，在去年秋收前解决了村民出门难问题。

## 搭一条信息路

作为科协的干部，杨富国深切感受到，比起大都市，张阳会村这样的偏远山村更需要科技的支援。在杨富国的努力下，山西省科协为张阳会村建立了科普中国乡村e站，并培养信息化人才。

村里的郝乃平就是这条信息路的直接受益者。“我家里7亩地，主要种玉米、土豆，间种核桃。今年4月，杨富国帮我在手机上装了乡村e站的软件，从那以后，我家地里的各种问题，都有专家在线解答了！”春天的时候，核桃树该修枝了，郝乃平用手机拍下照片发给专家，专家在一些枝条标上红圈，让他剪掉这些枝条，到了秋天，核桃树果然增收了；7月时，玉米叶子黄了，专家看了照片，说不缺肥，缺水，郝乃平浇水后玉米就返青了；还是7月，土豆叶子部分枯死，郝乃平拍照发给专家，专家说这不是害虫，是病毒，给介绍了一种农药，用完后七八天就好了……

记者在张阳会村采访时，这里的乡村e站教室已经建成，正在试运行。在这里调试软件的山西省农业科技信息中心绿色通道工程部主任闫月根说，乡村e站有电脑有网络就可以建设起来，可上课、可上网、可提供电商平台，村民在手机上也可以使用其中的许多功能。“为农民免费提供各种在线技术服务的，是一批热心公益的本土专家。现在乡村e站在全国已建成2200多个。”闫月根说。

## 找一条致富路

杨富国的思路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修好进村路，搭好信息路，是为了找一条致富路。

修好进村路，让村民们进出遇到雨雪时，不再困难；搭好信息路，让村民们种植遇到难题时，不再无助。村民们都想致富，又该走什么路呢？

杨富国一方面深入了解山西的农业和扶贫政策，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分析村里的产业结构，找专家、查资料，寻找突破口。他还自费到安徽小岗村、山东寿光等发达地区调研取经。他与村两委班子成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结合村情，摸索出一条新路子：以玉米、小杂粮为主导产业，逐步推广马铃薯和核桃种植，发展林下经济，并积极探索发展养殖等产业。

现在，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村里建起了马铃薯生产基地，并同中国薯网签订保护价收购协议，村民不仅有了免费的马铃薯种子、化肥、农药，还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指导，每亩马铃薯纯收入增加2000元。

进村路修好了，乡村e站建成了，马铃薯基地也建好了，在杨富国驻村一年多时间里，张阳会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我还要在村里工作一年，要努力跟乡亲们一起把张阳会村打造成吕梁农村信息化第一村，让大家依靠科技的力量脱贫致富。”说起张阳会村的未来，杨富国充满信心。



杨富国(右一)将中国科协的科普惠农活动带到张阳会村，向村民发放促粮壮苗剂。 本报记者 余惠敏



山东淄博：

# 新风吹走陋俗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今年，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于家村专职在白公事上当厨师20余年的于继孔“下岗”了。无独有偶，张罗了几十年红白公事的金山镇洋崖村谢福长老人也“退休”了。原来，他们那些“本事”没了用武之地。“搁过去，白公事的‘道道’太多了，程序复杂得能写本书，按照老套路走下来至少要3天时间，得花费上万元。现在简单多了，佩白花、致悼词、默哀、告别，也就十几分钟的事，一场白公事最多花费千把元。”谢福长说。

“过去是一家有事、全村忙活，表面上看着风光，实际上大家都叫苦不迭。”刚办完儿子婚事的洋崖村村民巩家义一脸轻松：“眼下倡导喜事简办，庄里乡亲随礼不坐席，只招待双方直系亲属，一共摆了6桌酒席。搁过去，面子比天大，少说也要招待30多桌，最后欠下一屁股人情债，就剩一个‘累’了。”

婚丧嫁娶，起土上梁；乔迁新居，新生儿郎，这些百姓生活中的大事，都不少了一些必要的仪式。但近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中难以治愈的顽疾。淄博市将

移风易俗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营造了人人崇尚文明、人人创建文明、人人享受文明的良好氛围。

移山易、易俗难。“群众打心眼里反感、反对繁杂的习俗，从内心深处呼唤移风易俗，但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谁也不愿意背上不孝不义的骂名，谁也不想当出头的‘椽子’。”对于陈规陋习，临淄区金山镇东崖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孙成富深有感触。

“群众有移风易俗的需求和自觉，缺少的是有力的倡导和规范。这件事只能由党委、政府出面来做，帮群众挡这个‘面子’。这是提升一个城市精神文明水平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也是民生事业向纵深推进的迫切需要。”临淄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玲霞说。

从2013年开始，临淄区率先整建制推行农村移风易俗工程，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破除迷信，红白公事全程一个标准操办，刹住了农村随大礼的歪风。

洋崖村支部书记谢中岱认为，过去经济条件不好，随份子还具有一定的融资和众筹作用。现在经济条件好了，

随份子纯粹是一种心意表达，统一标准有利于纯洁农村的人情往来，逐渐养成重情轻礼的良好民风。

婚丧嫁娶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很多人担心自己办的时候没人帮忙，不得不随份。临淄区在移风易俗工作中，突出强化村级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按照统一章程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目前，该区432个村居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覆盖率达100%。

临淄区、镇、村层层签订移风易俗改革目标责任书，责任到人，相关指标列入文明社区、文明镇办重点工作和乡村文明行动17项工程考核指标。对丧事简办的村居，500人以下的补贴500元，500人以上的按每人1元补贴，如有不按新规办理的，出现3次就扣除全部补贴。

补贴金额虽然不多，但导向作用明显。截至8月底，临淄区白公事共计1766起，全部按新规办理；红公事共计961起，按新规办理的比例达到92%；婚丧事花费由每例两三万元，降到1200元左右，大操大办现象彻底消失。

“现在不让大操大办了，其中一条就

是村民随份子不得超过100元，那过去随出去的份子钱不回来咋办？”今年7月筹办儿子喜事的张店区南洋村村民吕新群心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可到最后算账，老吕的眉头舒展开来，一场简单的婚礼办下来，总共花了不到1万元。“如果按过去的惯例来办，6万元也打不住。以前虽然能收不少份子钱，但入不敷出。现在收的份子钱虽然少了，但因为简办婚事，最后还略有结余。”

今年初，淄博市委制定了《移风易俗工作考核办法》，细化考核标准，每季度考核一次，年底88个镇办总排名，考核结果与精神文明奖、优秀基层党组织建设评选挂钩，排名在后1/3的不得参评各级文明村镇。最近，他们又进一步明确红白公事指导标准，规范婚丧礼仪程序，增强仪式感。要求红事体现家风传承，开展感恩教育；白事体现对逝者的追思、对生命的尊重。

目前，淄博市所有村都出台了抵制大操大办的村规民约，由每个村的红白理事会按统一标准制定新的礼仪规范，并严格执行，“以简朴为荣、以节约为美”的社会新风尚正渐渐在村民心里扎根。



本版编辑 闫静 郎冰 邮箱 jjrbzgg@163.com